



劉慧卿

劉慧卿退休

劉慧卿議員要退休，祝她晚年生活愉快。初識劉慧卿議員，大約在三十多年前，她由英國廣播公司轉至英文期刊《遠東經濟評論》擔任記者。前來作個訪問，便令我有了驚艷感覺。有一次她和我及毛孟靜同受港台之邀，出席《城市論壇》。毛孟靜嚷着要在場邊為她們「兩位親友」拍張照片。我心想毛孟靜怎能與劉姐比「靚」，簡直是蚊蚋與牛犢之比，毛孟靜何其愚蠢至此！

多年不見，劉姐從政，卻得個「剛愎自用」的不雅別稱，劉姐本人，奈何作賤？從政應以政見博得名聲，而不是以撒野嘩眾取寵。劉姐有是有識，應不至出此下策。回歸前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劉姐成為首位當選的女性立法局議員，後來還成為立法局「前線」，再與民主黨合併，成為民主黨主席。

劉慧卿可能因為家庭成員在內地解放後，因身份關係受到清算，因此對中共充滿仇恨。而因為家庭的關係，童年生活貧苦，曾任傭屋，母親更要去當富人家擔任家傭，此等經歷對其政治思想有重大影響。當她擔任《遠東經濟評論》記者時，曾在中英對香港地位的聯合聲明招待會上，當面質問時任英國首相的戴卓爾夫人。

她棄筆從政，當了七屆的立法局（會）的議員，在議會上以咄咄逼人的言詞著稱。她中英文俱十分流利，更反對議員發言中英夾雜。應該說，劉慧卿是一位很有個性的立法會議員，也是一位面對政府官員時會言語辛辣、不留情面的議員。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退休了，資深建制派議員譚耀宗退休了，民主派的大將劉慧卿也退休了，留下「亂打野拳」的長毛、「鬧人唔使擇日」的黃毓民、「開邊灘只有天知」的「用肺就容易」。由終人散，「莫再講那非和是」，「用肺就容易」。何時再有《忘盡心中情》的詩意，何時再有老曾的才智？



潘國森

「學運領袖」的民主自由

上回到近年香港一些大學的學生會會長行止乖張，不單止口出狂言，更目無法紀，全無誠信，令市民大眾為之側目。繼香港大學之後，中文大學的學生又公開張貼廣告話粗口的聲明，這種劣行還得到學生會「官方」認可。

大學生關心和參與社會事務，不失為開闊視野的課外活動。問題是一般大學生只是剛好之前前在公開試表現較佳，才得以升讀大學。這些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在學業和人生閱歷上面，還有很漫長的學習路要走。大學生或所謂「學運領袖」有什麼意見，當然可以要求社會上各個階級的意見領袖如政府官員、政黨領袖或專業人士的心聆聽，但是不應該強迫人家一定要採納你們的說法。若人家持不同意見，不肯聽從大學生的「訓話」，這不代表大學生就可以大罵粗口，那真是斯文掃地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專學生可沒今天的後輩那麼囂張，當時「學生運動」的口號是「放諸知識祖國」，都是追求課外知識，問接承認自己的「關」是「關心社會」，意在利他；「爭」是「爭取權益」，最後才是「利己」。



余定強

與母親的相處

自己由童年十多歲開始便要離鄉別井到加拿大一個人求學生活，與家人的相處時間，每年也只有十多天一起生活，但是每位家庭成員其實每天也很掛念對方，而我跟母親的感情特別好，始終大家相隔兩地，所以現今只可以透過長途電話談話近況。

母親一向都是跟在美國的姐姐一起生活，姐夫在內地工作，而姐姐就在美國工作，所以他們一家人的起居飲食都是由母親負責，他們的生活很簡單，閒時到超市購物，到商場逛逛街，就是這樣輕鬆愉快地過生活，看似很簡單，但這種生活其實是自己夢寐以求的，因為最主要是能夠跟家人一起度過每分每秒已覺難能可貴。

最近因為姐姐要到三藩市出差，又藉着這個機會，她帶同子女跟丈夫到三藩市，除了工作外，又可以停留當地旅遊一星期，但因為母親自從到了紐約居住，一直與他們一家人一起生活，從來沒有留她一人在家。這次姐姐因為公幹的緣故，而母親又不想跟隨，所以這星期都是母親自己一個人留在紐約，而我的擔心又出現，想着，如果只有母親一個人在家，如果發生任何事情便沒有人知道，雖然附近的鄰居每天也會探望我的母親，而母親又不是七八十，但總是放心不下，因為外國的房屋跟香港不同，多數是樓層比較高，就好像我姐姐的家，一共有六層，所以每天也會循環不息擔心多次，就是怕母親上落時發生什麼事故，所以我決定每天也打電話跟她聯絡，雖然遠水不能救近火，但也要清楚知道她沒發生意外才安心。

其實每天跟她通電話的談話內容也很有趣，雖然母親每天也談着差不多同樣的事情，但我總會想些新鮮的話題跟她傾談，就好像「今天吃了什麼東西，有沒有跟鄰居打麻雀，有沒有跟朋友出外喝茶，現在有什麼電視劇等等」，希望從中可以知道一些她日常所遇到的事情。而當中我也曾經問過她：「有沒有覺得我每天打電話給你會覺得很煩呢？」不過當然我知道我的母親不會這樣覺得，她還說：「有這麼好的兒子每天問候我，我還會覺得煩呢？」所以每一次我們談話的時候也是說說笑，而且笑聲也非常愉快。

其實自己一直有個願望，就是希望盡快可以儲到一些金錢，可以容許我放開香港的一切，與他們一起生活，希望這個願望可以快些成真，更加希望的是，父母親可以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琴台琴瑟

八十年代筆者上大學的時候，已經較少人講「放諸知識祖國」，香港大學學生會的「頭領」較多講要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民主自由傾向利己多於利他，人權法治才有多一點利他的意味。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民主自由由人權法治在「學運領袖」眼底心中，又變了另一個模樣。

「民主」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應該要「少數服從多數」，當然也有例外，如「多數」不可以剝奪「少數」的基本權利。今天的學生會會長怎樣看待「民主」？他們要實行「少數人的暴政」！大學任命高層管理，要學生會支持的「少數人」去決定，「多數」不服從「少數」，「少數」就用暴力和粗言穢語恐嚇「多數」！他們怎樣看待「自由」？學生領袖要求沒有任何局限的自由！但是他們沒有學會「freedom」的詞尾「dom」本身就有界限的意義。如「kingdom」（王國）的「dom」就界定了王的領土主權。「言論自由」在不同社會有不同的界限，以歐洲國家為例，他們的社會容許侮辱伊斯蘭教的「言論自由」，但是「親納粹」、「反猶太」的言論就沒有自由可言了。香港有些「港獨分子」不知道，英國的白人基本上有侮辱華人的「自由」，但是同樣的歧視如施在印巴裔南亞人身上，就要惹麻煩。

至於侵害異見者的人權，以及踐踏香港的法治精神，則近幾年香港各大學的「學運領袖」已經示範過不知有幾次了！

在嵩口客棧，鬆口氣

汽車在前往嵩口的彎彎山路上蛇行，本來也就是兩個小時的車程，可是出了福州市，在高速公路上堵車，下午出發，要到傍晚，日落西山時才到。說來慚愧，雖然福建去過多次，卻沒聽過嵩口，等到在金黃夕陽下進鎮，登上樓梯，回顧下面燈火，這才清楚看到小鎮面貌。福州許多酒樓，都幾乎沒有電梯，這小鎮更是，可能大家都習以為常了。

吃的是小鎮農家風味特色，剛燻好的豆腐、冒着熱氣的湯邊餃、蛋燕、茶油麻姑、三仙、滑肉湯、轉雞頭等等，沒有大魚大肉，清淡，有味。天黑了，主人引領我們走到古鎮中山村的一條小巷口，有人亮起手電照路，那小路高高低低，沒有路燈，只有兩旁隱約燈光。難怪車子須停在大路旁，無法進入巷子裡。好在很快就到了，沒有平時酒店見到的大氣，單燈下是昏黃燈光，照亮一塊招牌，「鬆口氣客棧」幾個豎寫毛筆小字，掛在盆栽上方，一切都是那麼平凡，但在平凡中顯出個性。這是台灣「打開聯合」打造的民宿項目，由福建師範大學協和學院院長袁勇麟的學生和其他三位年輕姑娘合開。說是民宿，一進門，一樓是獨立咖啡吧，四位姑娘將從四處淘來的舊物組成桌椅，掛上小飾物，在幾盞昏黃燈光下，令人遐想紛飛。牆邊還放着好多種不同的盆栽，充滿勃勃生氣。在另一頭，多輛自行車立在那裡整裝待發，牆邊還倚着幾把結他。一位台灣來的蓄馬尾長髮青年，正在一角抱着它自彈自唱，聽不出是什麼歌。

鬆口氣客棧具有咖啡館、住宿、培訓課堂等諸多功能。客棧有大床房10間，房間設在二樓和三樓，當我沿着木質梯級上樓的時候，每踏一步，就聽見腳下在呻吟。客房的設計充滿心思，空間結構令人驚喜，進入房間，躺在寬大的床上，又覺得意外地好，乾淨、整潔，不亞於星級酒店。躺下去，軟軟的，感覺好極了。只是次日並沒有人整理，或說環保，也是，睡了一夜，並不髒亂，不整理也並無大礙。

二樓正中有一個足夠的空間，我見到有些小朋友在那裡玩耍。原來是家長帶着他們前來夏令營，住幾天，度度假，過一下集體生活。早上起來，下樓，到樓下獨立吧坐定，打理的姑娘便奉上特色西式早餐，還有嵩口當地特色禮品一份。如果下午茶時分，也可以享受美點。

嵩口鎮的早晨，7點左右，店舖便已經相繼開門營業，這與香港大異其趣。香港除了茶餐廳還有24小時營業的便利店之外，大多都是10點半以後才陸續開門。如果碰上每月初一、十五的墟市，那種熱鬧，自然又是另一番景象。如果運氣好，說不定可以淘上城裡難見的當地好東西。

從鬆口氣客棧三樓俯拍，可以看到就在眼下的鶴形路全景。作為龍口厝片區的一部分，鶴形路以其獨特的造型特點，一直成為嵩口的一處有名景點。可是，自宋朝末年建成至今，風雨歲月的磨蝕，已有多處損壞，一部分路段也被旁邊的新老建築侵蝕，另一部分路段經後人維修，土牆被紅磚水泥替代，古樸味道不見了，成了無法暢通的道路。最先修築鶴形路的鄭氏家族非常關注這條路，因此鶴形路成了嵩口鎮唯一由鎮政府牽頭，當地家族參與施工、監管的工程。為何要形成鶴形？這自然與風水有關。

如今走在鶴形路上，細細分辨，可以看到不同的夯土牆都有顏色差異，那是因為在重修過程中，久未出師的夯土師傅們做了不同的嘗試，經歷了不同來源的泥土對比的結果。

鶴形路的整治，按照盡量少動的原則，因為它牽連到鄭氏家族世代的祖訓和文化，需要體現對鄭氏家族的充分尊重。這一段路上，有當地代代流傳的鶴形路上每一個結構所代表的寓意，夯土圍牆是鶴脖子的皮膚一層，路中央一定要用泥土鋪，因為那一層代表着食道。民以食為天！我們沿着鶴形路走過去，一路觀賞，不能不佩服那種智慧。

我們要離去的前一夜，風雨來襲古鎮，一夜滴滴嗒嗒打在窗邊，響個不停，讓人幾乎不得安寧。我在想，這颯風早不早，遲不遲，偏偏在這個時候光臨，是不是留客天呀？於是熱心的當地朋友打電話想要幫我改機票，可是回答說：「明天以後都滿座，最早也只能改到一周之後了。」一周後？我是上班族，不是自由人，古鎮雖好，人也熱情，但豈能留連忘返？

早餐在咖啡吧用餐，窗外風夾着雨，風狂烈地擊在門窗上，一陣鬆，一陣緊。但當地朋友還是冒着風雨起來，看他們把滴着雨水的雨傘收起來，放在一邊，心裡有什麼被撥動起來，眼前呈現一片雲霧。有人提議：「打牌吧。」但響應者寥寥，還是聊天。好幾條通往福州的高速都因塌方或水浸給封了，J不斷打電話聯繫，終於確認只有繞道的一條是通暢的。於是便由勇麟陪同，南下再拐上去，用了平時兩倍多時間，終於趕到福州長樂機場。一路上風雨已遠去，太陽不時露臉。按既定時間表，我坐在候機室，嚶嚶嗚嗚聲中，等待飛回香港。



客棧招牌 作者提供

從洗廁所說起

有朋友放棄高薪厚職，千方百計移民外地。一如大部分移民，在異鄉無法做回老本行，收入也大不如前。輾轉做過多份工作都失意離職，最近到了一慈善團體擔任安老服務，大家都慶幸他可以安定下來。誰知上班首日，他便在群組中大發雷霆，原因是上司要他幫忙清潔洗手間，他認為是極大侮辱。

對於洗廁所我有一些感受。中國人對食入口的可以超豪，但把美食吸收殆盡之後拉出來的則極為鄙視。有些門面裝飾得極為奢華的高檔食肆，其洗手間則顯得令人不堪入目。

我年輕時在內地讀書期間，在一餐館當兼職，洗酒杯、泡咖啡樂在其中。有天老闆叫我洗廁所和到門前掃落葉，我立時心極極為惡劣，心裡咕咕着：「我好友也曾是個記者！」後來想通了，對於老闆來說，店內任何的清潔工夫也需要人做，洗廁所和說酒樓都只是其中的一項，舊人天天做，新人的幫忙可減輕他們的壓力。

其實，記者、教師、公務員和清潔工都沒有高下之分，只有職業之分。對於一個家，我們視清潔家裡的廁所為自然不過的事。若視工作場所為自己的家，自己也會用廁所，想通了便自然放下這芥蒂。我們不會鄙視廁所清潔工，何以在自己擔任這職務時感到難受？是心魔作祟吧！

我想，這要在香港的家庭和學校方面下功夫。在家裡，如果清潔廁所並非只是外傭姐姐的職務，而是自小培養養用者並非是在台灣和內地的學校學生須輪流當值清潔，包括盥洗和廁所，成為每個人的職責的話，年輕一代長大了便不會分職責高下。

很多年輕人都嚮往機艙服務員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拉着行李箱環遊世界，但要知道他們的職責還包括清潔洗手間，他們每一位都在航班上做好自己的職責，讓客人感受舒服，大家都不會覺得有問題。有敬業樂業的心才是最重要！

總有一個理由去捉小精靈

型商場的市場宣傳人員即刻想到如何搭順風車，「食住」熱潮推廣商場吸引人流。如新地旗下的apm商場及Mezzanine等紛紛推出，體貼那些日以繼夜鍛煉捕捉精靈的訓練生，在場內Pokémon（補給位置）使用Lure Module（小精靈誘餌），以吸引大量小精靈於Pokémon出現，助訓練生在短時間內捕捉最多小精靈。商場特派貼心大使，時刻於社交媒體分享享有精靈的最新足跡，又向精靈訓練員溫馨提示，在商場不同角落捕捉精靈時要注意什麼。有些訓練員玩家長電量消耗大，數據消耗多，特設充電站、外置充電器借用服務和免費WiFi，大家可盡情無限上網捉精靈。同時聯同各大商戶推出不同優惠，獎勵成功在商場捕捉小精靈的玩家，又舉辦獎勵計劃，訓練員於遊戲內達到指定等級即可獲得現金券、飲品、食品、免費泊車優惠等。商場本來以與運為宣傳主題，如今多了一班精靈來襲，自然成要加碼，不過應帶動不少人流消費。最重要是大家看來好似變得開心了，可能是話題輕鬆了，暫時沖淡了社會的戾氣。

《Pokemon Go》熱潮極速爆發，相信對市場推廣的人帶來的啟示之多是空前的，應該是最成功的網絡遊戲及商業營運模式。所得到的啟示首先是要先捨才有得，如果遊戲不是免費，不會這麼多人玩，給玩家免費捨才有得，希望從其他方面賺回，電訊商、數據公司、網絡平台都是大贏家。設計出來的方法要適度，太難沒人玩，太易無挑戰性，一如做人般凡事要入世，別扮高深。放在其他行業或領域上也可以效法，教育界、政界也可以從遊戲中推廣一些理念，是很好的渠道和方式。

上周網絡界最熱的話題莫過於《Pokemon Go》莫屬，這個由任天堂推出的AR（擴增實境）手機遊戲，把懷舊經典和現代科技融為一爐，甫出世便成了全球現象級事件，落戶一地，席捲一地，勢頭之猛可用「驚駭」二字來形容。驚駭到什麼程度呢？這幾乎讓小理無從下手。比如，遊戲上架當天，小理所有的社交軟件都被刷了屏，「公司已癱瘓」這句話頻頻出現在不同公司的不同人口中，大家都忙著在辦公室抓精靈，有的更偷溜到街上，安心工作者寥寥；再比如，遊戲推出後的每個夜晚，香港各大公園、廣場上都聚滿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動輒上千人，場面甚為壯觀；還比如許多商家飛快找到商機，用「撒花」（遊戲中吸引精靈出現的道具）吸引客流，有的甚至打出廣告「消費兩千元以上派車幫幫忙抓精靈」；更有一眾打了雞血的媒體，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推送Pokémon的各種消息；有百分之八的人曾因在海邊抓到了精靈……整座城市，彷彿派對上癮的少年，呈現出一種亢奮而年輕的狀態。

在這裡，小理必須澄清上文沒有任何貶義，甚至還帶有些褒義，因為香港真的太久沒有顯示出這種「單純的生機」了。儘管有不少「思想者」一早對Pokémon現象進行了深入剖析，當中不乏批判，但小理仍然覺得這是挺好的一件事。儘管它可能導致撞牆、掉溝、沉迷以及喪失遊走，而且像有些人說的「並未看看周圍的世界」，但小理仍然覺得它挺好，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單純不能再單純的理由去捉小精靈。

比如為了懷舊，這一部分九十後玩家的動機。兒時最重要的小夥伴比卡超，如今「真實」地出現在現實生活中，這是怎樣的感動？「原來現實生活中是真的有精靈的」，儘管知道這引號的作用，但心底底仍然感受到了那份純真的美好。

比如為了運動，這是另一部分沒有童年回憶的玩家的動機。為了減肥，為了運動，為了大自然，為了不宅，捕捉精靈的趣味性比運動App大多了，這個動機已經足夠了。

還比如為了交流，《Pokemon Go》有趣不難上手，很多父母為了和孩子有共同語言，也會選擇去玩一玩，還有很多人因為喜歡和朋友組隊並肩戰鬥而加入玩家隊伍。

甚至還有人只是為了感受Pokémon叮叮車的絕配——這是其他城市所萬萬比不了的，也由此覺得香港可能是全世界最適合玩Pokémon的地方。

街上人很多，每個人都有一個可能不同卻同樣單純的理由去捕捉小精靈，並在那單純的動機下獲得最單純的快樂，這真的已經足夠了。而那些企圖不單純的理由，請滾開吧！

捉精靈捉出商機

全球性的體育盛事巴西里約奧運本來是這個暑假的主角，現在突然殺出個《Pokemon Go》手機遊戲，橫掃美國、歐洲、澳洲、日本、香港、風靡萬千機迷，熱潮席捲全球，令男女老幼、中年少年都沉迷捉精靈，這個夏季真熱鬧！

《Pokemon Go》的風頭簡直要「揮低」奧運，還好是七月底開始引爆，與奧運相隔有一周多的時間，讓讓狂情冷卻卻在一下。有人熱衷捉精靈，街頭、公園、商場到處都有人在專注捕捉，弄出意外都照繼續；亦有有人認為無聊不玩；亦有人為了有社交話題，一邊說無聊，一邊捉幾隻精靈。凡事一旦成為了社會熱話就「魅力沒法擋」了。

仔細分析這一招，無可否認任天堂用免費兼透過手機參與模式的這一招來推銷行動平台，擴增實境遊戲是極度成功！能夠影響的地區是全球，玩家層面是不同階層，《Pokemon Go》遊戲讓玩家以現實世界為平台，捕捉、戰鬥、訓練和交易虛擬的小精靈。遊戲簡單又帶點科技智慧才玩得好，可在日常生活周邊尋找，即可化身為精靈訓練員（玩遊戲的人的優雅稱號），大提特提得意小精靈。而帶動的人流產生的商機更是火乘風勢，難怪遊戲發佈後任天堂的股票價格兩週內急漲百分之百。

而香港人頭腦轉得快，在遊戲推出頭一兩天，港九新界各大